

奔流文藝叢刊第四輯

# 汎

奔流文藝叢刊社出版

時候到來太陽升起

黑夜變成光明

堅巖展開襟胸

在大地深泉迸湧



耕地之者

車馬作

奔流文藝叢刊第四輯「汎」目錄

小說

蒼茫

海客 (一—六)

楊師

洪波 (三七—四〇)

一個朋友

曉歌 (老七—老九)

老德才的遭遇

越薪 (六一—六六)

阿昌

田青 (三—五)

報告

暴風雨之夜

應服羣 (一九—二二)

俊方

駱濱基 (四—五)

詩歌

醉

白 曙 ( 五—五 )

## 評 與 論

你在罵我

宋 揚 ( 五—五 )

仿續「立此存照」

莊 靜 觀 ( 二九—三〇 )

從蕭軍「側面」看到的一側面

北 望 ( 二九—二六 )

## 散 文

山地雜憶

朱 城 碧 ( 六—六 )

孤軍營

苗 埒 ( 二七—二四 )

## 劇 本

月夜

吳 天 ( 二五—二五 )

# 蒼 茫

海 客

羅尚乘跟人談起五三事變時在濟南的經歷，到現在還差不多要遍身發抖。那實在是生命中最恐怖的遭遇。他們一批電報局服務員跟着軍隊撤退，半途中遇到日軍的掃射，整整的一天一晚，機關槍彈在頭上飛，他們伏在草堆裏一動不動，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終於苦盡甘來，平安的脫出了。

『算命的說我目神太露，命途兇險，我總算是經過九死一生的了。』

他說着，深深的嘆一口氣，又想到目前的處境上來。自從那次經歷之後，抱定宗旨，努力望安全的方向打算，在首都的電報局裏當一個二等報務員，一天到晚敲着小柵頭過日子，應該再安全也沒有的了。偏偏是因爲兄弟去投效中央黨部的報務員，恐怕自己考不取，要他做槍手代考，事情戳穿，他被強迫棄去了電報局裏的美差，在黨部機關裏服務了，可是服務了不久，司令部方面需要幹練的電報人材，他又被調到司令部裏昇任了電報檢查官，加上了一個少校的銜頭。

司令部辦公廳的隔壁，就是看守所。一座陰森森的小院子，裏邊拘押着四五百名軍事犯和政治犯，每人，看守的志兵帶戴着面色蒼白，衣服零亂的犯人在辦公廳的窗子外走過，是新解進

來，或是提堂去，有時候，大門外面一陣號聲，窗子外湧起一片急促的脚步，是幾個憲兵簇擁着滿身綑綁的死刑犯人上法場去執行。

『媽的，又是五個！』坐在羅尙乘對面，那個當了五六年前上尉司書的同事，捧着水烟袋波羅波羅的吸着，滿不在乎的指數着。羅尙乘撈起一對沒有神光的大眼睛，蒼白着臉，偷偷的從窗子裏張出去。覺得全身的皮膚都打起疙瘩來。

『怕麼？』上尉司書把紙煤的火吹熄，回過臉來注意到羅尙乘的神氣：『你來的不久，還看不慣，從前多的時候是天天要見到二三十，沒有什麼希奇的。』

羅尙乘勉強作了一個笑臉，又望一望在窗外遠去的影子：

『都是些什麼案子呢，這麼多？』

『這不算多的，頂多是政治犯，學生，青年娘們都有，那是早上打的，我們見不到。其次是強盜，逃兵，還有別的軍事犯，比方是出賣情報啦，洩漏軍機啦……』

上尉司書滔滔不絕的背下去，羅尙乘的心頭突然的一跳。

『這真是一個可怕的地方！』心裏暗暗的想。

想着，又提起手頭上的公事，那是每天整個上午在電報局裏檢查工作的陳報表。——關於軍事機密的，關於政治消息的，文句可疑的……來報若干件，去報若干件等等，一一的照着表格填

上去。其實他也不大明白，什麼是真正的機密，什麼樣的消息是不該傳達的，因為他不大看報紙，對於一切軍政新聞，都感不到什麼興趣。他覺得軍隊總是打仗，有時打這邊，有時打那邊；而打仗，也總使他想起濟南事件的慘厲的印象。他是在半夜裏爬過半里多路的屍首堆，才爬出了濟南城。直到現在，鼻子裏似乎還常常聞到那股撲鼻的血腥臭，和黏在手心上跟膝頭上的那股半冷半溫，又柔又膩的觸覺。

『我是九死一生，從虎口裏逃出生來的，偏偏又落到這樣的地方來！』他不敢說出嘴，只是在心裏偷偷的悔恨。

不過那只是初來時候的情形，正如那上尉司書的話，日子一久，看多了，也就慣了。他慢慢的已能仔細察賞那些死刑囚的瘰癧的面容，而且在心裏不覺得恐怖而覺得厭惡了：活該，幹什麼要犯法，這些死不怕的惡漢。雖然辦公廳跟着看守所只隔着一道灰色的圍牆，但牆外面的世界畢竟和裏邊的距離得遙遠。有時候同事們高興，提議到所裏邊去看看，雖然終於沒有去成，他却也附和了。他甚至已經很有興趣的聽同事們講到年輕的女政治犯，帶着一種好奇的懊恨，可惜來不及趕早上看政治犯打靶，聽他們大聲的叫口號。

『命都要沒有了，還喊得出！』他覺得很奇怪。

是他服務一月以後的一個傍晚，他下了辦公廳，挾了一隻文件包，安步當車的走回家去。新



櫛口的霓虹燈，已經在黃昏的暮靄中開出燦爛的花朵，晚秋的风，吹到初上身的新路駝絨袍子上，很是快適，許多大商店的玻璃櫃子裏，雪亮的映出從上海新到流行式樣的禦寒品。他閑閑的向道邊望望，那邊眈眈，計算着領到這個月的薪餉，一定買一頂兔絨的帽子，頭上的一頂深灰色呢帽，實在太不成樣子了。

『羅少校！』肩頭被人一拍，他顛了一跳，回過頭來，是一張熟悉的姑娘似的油頭粉臉，特務處的二等情報員，中尉張德祿。他心裏暗暗的一驚，忙對他點頭一笑。

『我們到對面京江茶室裏談一談好麼？』張德祿這樣提議，他明白又爲了那樁事情，心裏又微微的吹起一陣恐怖，但也沒有拒絕的方法。只得重新點點頭，走進京江茶室的小密室裏。

『上次那件東西，真感謝你。』張情報員點了兩壺清茶，馬上單刀直入的說到正題上來。這把羅尙乘的恐怖證實了，他又勉强的笑了一笑，想說一句謙遜的話，可是找不到，就不說了。

『現在事變更加緊急了，所以這方面的消息也更可貴，可以再弄一點麼？』羅尙乘感到在對方那女人似的梳得精光的頭髮底下，射出兩道帶兇光的眼睛，恨不得立刻把自己的身體化成一道輕烟，立刻在對方的面前消散。可是他還只得勉強的一笑：

『上次因爲老兄的面上，大家是部裏的同事，破例一次，多少恐怕大家都不方便。』好容易找到婉拒的措詞，他自己以爲非常得體，但對方的兩道目光緊緊的釘住他因爲勞苦與多憂而顯出

許多陵紋的瘦臉。

『這您老兄不是給我開玩笑麼，我們通訊社方面發了第一次，發不出第二次，這不夸了白了麼？況且一次同兩次沒有什麼分別的，大家自己人，也只要老實說好了，是不是因為這個問題呢，太少麼？』說着，張德祿用右手的姆指和食指捏成一個圓形。

『不，不，絕沒有的事，上次那數目，也是你硬塞給我的，我要還您的，決沒有這個道理。』

『那末，您決計不給麼？』兩道目光露出可怕的獠笑。羅尙乘不禁打了一個寒噤，連忙說：『看吧，我可以設法一定設法的。』這句話把形勢和緩下去，兩個人就喝了茶，而且由張德祿的主意，索性叫了酒菜，吃起晚飯來。話題便轉到秦淮河的歌女身上去。羅尙乘對於這個雖然也不免有興，不過實際上他是從來沒有涉過足。他的人生目標，是按部就班做一個正人君子，只爲了想湊湊情報員的歡心，便也假充內行的隨便談談了。

雖然吃了一點酒，但別了張德祿，走回到家裏的時候，不免還是滿肚的心事，悶悶的蹙緊了眉頭，拒絕了妻子和小孩的殷勤。

他想着，怎樣遠絕這張德祿，這件事，雖然可以掙些外快，但到底危險性太大。可是，沒有辦法，已經開過了手。

『該死，該死，我爲什麼這樣糊塗？』抓了抓頭皮，自言自語的說着，走到沒有人的院子裏，望着黑雲塊塊的夜空，沒有整圓的月亮，慢慢的移動着，一回兒掩進黑雲裏，失了光芒，一回從雲塊裏竄出來，放出清光。

『也許他並不如我想的壞，他是實情。天下做官兒那個乾淨，我借此也可以撈些錢呀。況且他是那裏自己人，也說不上洩漏呢？』

這樣的想着，心裏安慰了些。回到屋子裏，同妻子閑談了一下，就睡覺了。

第二天下午在辦公廳裏，張德祿從他的窗口走過兩次，兩次都向他丟了一個眼色。他又有些害怕起來，辦着公事的手，微微的一震。『緩兵之計，只有緩兵之計！』他這樣的決定了，低頭整理上午在報局裏扣留下來的電報稿子，一封封存起來，邊上火漆，親手蓋了一個小小的圖章，按鈴叫勤務兵送到總務處去。然後把圖章放進辦公桌裏手邊的抽屜裏。拿出烟來抽着，看同室的同事們都低着頭很緊張的辦文案，不時發出微微的咳嗽的聲音。

『報告！』忽然走進一個面色很陌生的勤務兵，站在他的面前：『羅少校，司令請你談話！』羅尚乘驟然一驚，點點頭，做出鎮靜的態度。這樣的事情也並不怎樣的特殊。有時爲了面授機宜，司令常常叫他進去的。他就立起來走，把手拍拍落有紙烟灰的長袍，觸着袋子裏硬硬的塊，他腦子一閃，是南京儲蓄銀行三百元的存摺。這是他從中央黨部的時代以來所有的儲蓄。

勤務兵很恭敬的等他走在前頭，然後急步跟上去。出了辦公廳，經過兩邊有金魚池和假山石的甬道。

『右邊！』勤務兵在後邊糾正他的路線，聲音也已不是剛才的恭敬。

『右邊？』他立刻一陣眼黑，明白是出了岔子了，走路的路線本的發想料來，他知道往右是去軍法處的路，司令室是在左邊的，而且也想起這勤務兵也正是在軍法處服務的。這樣想着，硬着頭皮跨進軍法處的小門，推門就看見李法官從屏風裏迎出來：

『裏邊請坐！』羅尚乘立刻看見他手裏遞了一個大封袋。

李法官自己在辦公檯上坐下，把旁邊的一把椅子指指。羅尚乘戰戰兢兢的坐下了下。法官便回過頭來叫勤務兵：

『倒茶來！』叫着，向羅尚乘笑一笑：『沒有什麼事，司令托我問你一件事。』

把手裏的大封袋向桌上一放，打開旁邊的白金龍罐頭，抽了兩支烟，遞一枝給羅尚乘，燃火吸了。羅尚乘默默的吸烟，聽見自己的心只是別別跳跳。

『有一個叫張德祿的情報員羅檢查官認識麼？』

羅檢查官的臉一陣灰白，抖着嘴唇，點點頭。

『是他的報告，說羅檢查官把扣留下的福建事變的電報賣給大明通訊社。』李法官一邊說？

一邊從大封袋裏抽出一張字條，攤在羅尙乘的面前，黑的字在白紙上索索的抖動，正是他自己的手筆。他整個身子跟着字跡一起抖動起來，鼓起所有的力量分辯着說：

『這，這是張情報員從我手上拿去的，他說情報處要用。』

『他還說，你收了二十塊的賄。』

『沒，沒有的事！』他除了狡賴已沒有別的法子。

『關於這事變，大部分的消息，報上還封鎖的，這相當緊要。』和善的臉色突然轉變：『你一共賣出了多少。』

『沒有！沒有！』他拼命的搖頭。

李法官點點頭，提起毛筆，很快的揮了幾個字，蓋一個小圖章，交給旁邊的勤務。然後對羅尙乘說：

『好吧，那末，再調查調查看！』說着，向勤務兵望了一眼，勤務兵走到羅尙乘身邊，一手插入他的腋下，他的眼前立刻現出了一條灰色的牆，一陣着急，忙伸過一只手去向李法官：

『李，李，李法官，這，這，這……』

李法官立起身來，向內室走過去：

『這是司令的命令……』

『我，我可以見見司令麼？』

『不，不用了，以後再說吧！』說着就不見了。

這樣的，羅尙乘少校比平常特別躬屈着背，被勤務兵押在身後，走過自己辦公廳的院子，跨進了灰牆那邊的狹窄的小門。

看守所的所長，也是一個駝子，他睜開兩只小小的眼睛，打着江北音說：

『這位是羅檢查官呀！』

羅尙乘已忘記了應有的禮儀，只是索索的發抖，背脊上好似被許多目光刺着。

『是本部的官長，不用檢身了。』所長吩咐着看守的憲兵，又對羅尙乘說：『身邊有什麼錢貴重品，存在這裏好了，不用帶進去，隨時出去，隨時奉還！』

羅尙乘摸錢袋，摸出三百元錢的那口存摺，戰戰慄慄的遞了過去。

所長笑容滿面的接着，雙手伸得遠遠的先望望摺面：

『南——京——儲——蓄——銀——行——，唔！』

又翻開來：

『三百元！』點了點頭：『憑摺的還是憑章的？啊，憑章……那你的圖章呢？』

『圖章沒有帶在身邊。』

『沒有帶——，唔……』忽然又似猛然的悟到：『毛邦初，是本部的官長，送新號子！』新號子在所長室的背後，狹狹的五列屋子，中間夾着三條走道。走道兩邊士敏土的牆頭粉得雪白，一排都是密密的紅漆小門，小門上面開着一個小的方洞，方洞裏露出一對對的眼睛：

『新客人來了，新客人來了。』羅尙乘聽到有人在輕輕的喊。

盡頭的一扇紅門被打開來，羅尙乘的黑呢帽不知怎樣掉了下來，俯下身去拾，看守憲兵就請他進門，還來不及望見屋子裏的輪廓，木門剝落一聲，就在他的背後關上了。

『九號，九號……』他還聽到遠遠的輕輕的喚聲。

九號裏已經有兩位舊客，一個胖胖的中年漢子，臉和嘴都有「點歪斜，好似一天到晚在生氣，另一個是頭髮很長的十七八歲的小伙子，當看守開進門來的時候，他正跳在高舖上面，兩手攀住頭上的鐵欄柵子，做深呼吸運動。聽見門響，連忙跳下來的。他們兩個很有禮貌的招待羅尙乘，讓他在底下的一個板舖上坐下，自己挨身到牆邊去。其首牆和牆之間全寬只有一板，除掉了狹的舖位，已不够兩個人站，他們只好緊緊的靠住身體。

『朋友，什麼案子啦。』羅尙乘陷入在半昏迷的狀態中，躬着腰坐下來，也沒有聽到那個歪臉胖子的發問。年輕的一個知道他心裏不舒服，連忙寬慰道：

『沒有關係的，這兒也不挺壞……』

但照樣的沒有反應。歪臉的有些發氣，而且悟到快該睡覺的時候了；便說：

『別用想心事，還是打算怎樣在這兒過日子，你的被服呢？』

也還是沒有一些兒反應。小伙子便說：

『讓他定定吧，剛進來，昏頭昏腦的……』

話還沒說完，突然破的一聲，新客人兩手掩住臉，大聲哭起來了。小伙子把舌子一伸，的蹺一蹺，又跳到高舖上去繼續深呼吸運動了。牆壁上輕輕發出叩聲：

『什麼案子的？』隔壁來探情報了。

『還沒開過口，正在哭，是小官僚吧！』小伙子用手圍着嘴回答了。

『不是政治犯！』

『唔！』

羅尚乘的哭聲從鼻聲轉成了喉聲，慢慢低下去了。

『羅尚乘！』所長在小方洞口叫，現在不叫檢查官了：『你的被服已差人去你家取，安心

點，過幾天就沒事了。』

羅尚乘好似得到了救星，一跳跳到小洞口去，所長已走得遠遠的了。

現在他不哭了，他抬起頭來看看屋子，長方的一間，像井一般的深，上面架着鏽樞，鐵網，



鐵網上結着許多女曠，一只五支光的電火從塵灰上透進光來。亞臉現在坐在馬桶上，正在仔細觀察這新客人。

『朋友從那兒來？』他又試探了。

『我在本部辦公的。』羅尚乘現在漸漸定下來了。

『本部的人這兒很多。中弄三號一個，西弄八號一個，東弄十三號也有。你什麼樣子啦。』

『我自己也不知道啦！』羅尚乘只好作了一個遁詞；因為避開正題，又說：『你呢？』

『媽的，我麼，政治犯！我管什麼政治不政治，還不是受人之累。』

小伙子聽見下面開始對話，連忙跳下來參加：

『這是一個黑暗的地獄，應該見識見識的，對麼？』他竭力想鼓起新客的情緒：『沒有關係的，他們關不死我們，我已經整整呆了九個月，一堂也沒有提過呢？』

『什麼？九個月？』羅尚乘一驚，看着眼前這個臉上也沒有消盡紅腫的青年好像變成了隔世的鬼物。『審也不審麼？』

中年漢子知道這句話嚇壞了新客，連忙解釋道：

『這是政治犯，不提堂，先談話，談得好，就不用吃官司了。我勸他好幾次了，他只是嘴強，活受罪。』